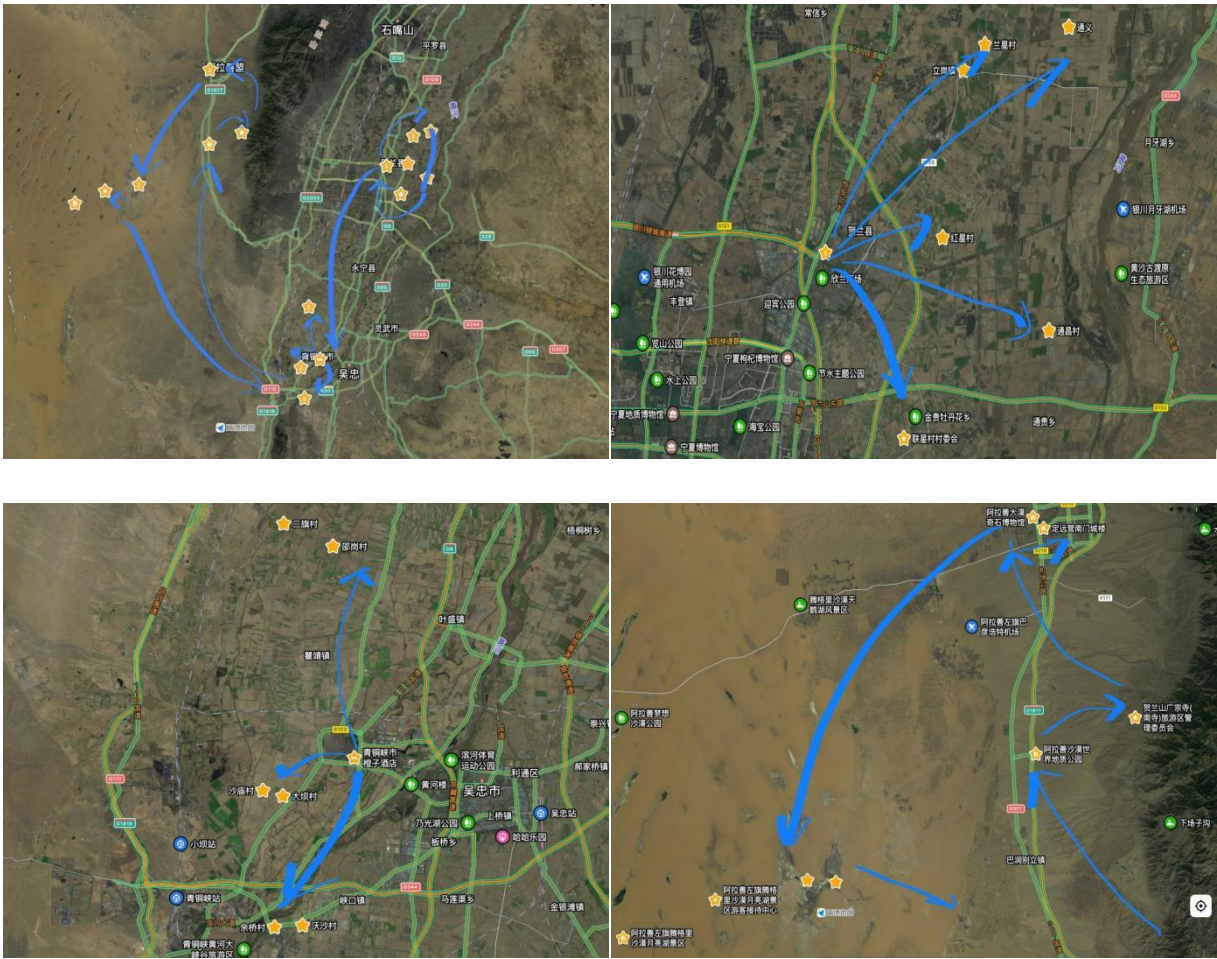


宁夏十日——调研期间的记忆碎片



2025 年 8 月，我以宁夏三队队长的身份，加入一项为期十天的农户水资源调研项目¹。宁夏调研时间安排是这样，项目从 9 号早上正式开始，先是三天的调研问卷集中培训和模拟演练，随后是五天的入村调查²，余下的时间则留给自由活动和数据整理，直到 19 号中午大家各自返回出发地。

十天的调研跨越黄河，辗转十来个村庄，我见证了一副别具风格的黄土画卷——黄河渠田、戈壁沙漠、回民街市和边塞古城。在走访与交谈中，我触摸也聆听到这片土地真切的风土人情，理解也共情于统计数字背后站着的、可敬可爱的人儿。



依次是宁夏十日行的总路线、银川市贺兰路线、吴忠市青铜峡路线、阿拉善盟阿拉善路线。贺兰和青铜峡路线是行程安排中预先定好的，阿拉善左旗的行程是自由活动中自行安排的，路线设计归功于司机师傅。

¹ 说来偶然，这个项目是一位热衷校园活动的好友随手分享给我的。她选了家乡河北组，而我，或许是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又或许是觉得河南河北竞争太激烈，便选了宁夏组。结果阴差阳错，她落选了，我反倒成了队长。

² 可能是考虑到队里女生占大多数，调研安排入村但不入户，由村干部组织农户在村委会集中进行。

碎片一：银川初印象

调研开始的前一日清晨，我乘动车抵达银川。刚出了火车站就遇上微雨天气，只得钻进附近一家清真面馆暂避，顺便吃了碗热汤面。片刻休整后，我与三位队员汇合——其中两位是一队的同学，还有一位是三队的同学——我们一起前往贺兰锦华酒店，这是此次培训的集中地点，也是第一站的驻地。

有人说，“到一个地方，先看看它的博物馆，再不济也要去逛逛公园”。下午雨过天晴，我想到两周后还要跑一场半程马拉松³，便绕着如意湖开始了慢跑。湖因形似玉如意得名，呈八字，长约四公里，宽约一公里。湖点缀着一座小岛，却上锁不得登临。下午的风格是闲适的，人也不多：有老人带着孙辈散步，有人在球场运动，也有饭店打烊的老板在湖边聊天消磨时光。这里的人似乎格外能耐得住日头的炙烤，也步调悠缓。随着日色渐沉，湖西南角的广场热闹起来：舞狮、唱歌、滑轮、骑山地车...如意湖从下午的悠缓又转向傍晚的喧闹。



依次是三只宁夏队伍的到达信息、调研使用的平板、如意湖慢跑的数据。

夜里，宁夏三支队伍的调研队员在一家清真餐厅露天聚餐。清真饭菜倒是可口，上菜的顺和座位的安排却略凌乱：有的人已经开动，有的人还在等菜。或许是从未聚起这么多人，餐厅和我们都没能完全适应。不过新鲜感很快冲淡了不便，大家围坐拼起来的长桌前，借机彼此熟悉起来。大约有一半稍少的同学来自宁大、北民等本地院校，北京、山东的同学也不少，还有零星几个南方来的。出人意料的是，真正有过类似调研经历的人却不多，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没多久，年轻人的话题从学校聊到生活，再到爱吃的食物、爱玩的运动和游戏。城市的晚风吹过街口，车辆稀稀拉拉，步行的人却不少，在这样的氛围里，时针似乎被拨了快进键，五湖四海的调研队员逐渐熟络起来。

³ 调研行动后劲很大，后来我取消了半程马拉松行程

银川“第零天”过得很简单，也让我窥见一点底色：这里的生活是松弛的，节奏慢而自在。心里也不免生出一个疑问：接下来的调研，会不会也带着那种不那么严肃、却自有分寸的气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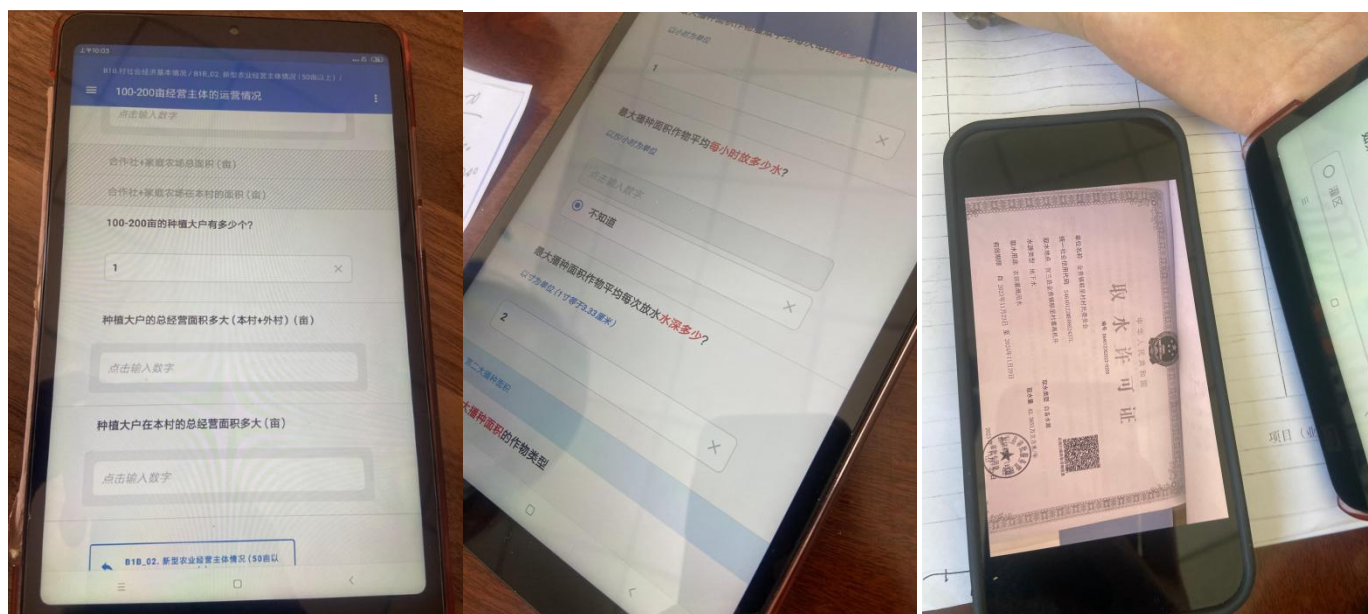
碎片二：培训困境

调研的前两天，队员们都待在会议室通过腾讯会议学习问卷填报。会议室是酒店提供的，能容纳六十人，五十人加上一些设备和零食位正好坐满八排。不过，会议室的幕布投影画面对三排以后的同学并不友好，再加上酒店网络不稳，声音偶尔卡顿，大家只能抬起头努力跟着。当然，认真记笔记的有，但也有人忍不住打瞌睡，或者在手机上分神。对于初次调研的同学来说，线上且缺少实体问卷的培训方式多少有点模糊与艰涩。

讲解员的讲解本身耐心详细，逐条解释问题，也提醒我们注意特定年份的政策项目。培训也确实实为年轻人“扫了扫盲”，什么是“畦田”，什么是“斗渠”和“支渠”等。但真正走到村里，我还略微觉得问题有点儿抽象：术语与农户的惯常理解相去甚远⁴，数字问题问的过于精确，有的问题设计又长又绕，出现的国家政策词语没有明白的铺垫和解释。

问卷关于水资源的有这样的追问，“您家玉米灌溉时候的每小时放多少水？”，或者“您的田地是否全部环节请别人帮忙且收成与您自家收成有关？”，或是“（前面填写了 2017-2025 年某位成员有非农收入）2017 年您的这位家庭成员的年收入是多少？”，还有“（前面填写了 2020-2025 年使用了喷灌技术）2022 年您的喷灌设施有多少亩/个”...

这些问题别说问农户了，拿着这样一份照本宣科，哪怕问村里的农业技术专家，也很难得到真心的、有效的回答。



⁴ 调查把田块按照耕种连续性来块，不同的作物和较远的距离的田地算作两块，但农户往往有自己的理解。

依次是村表问卷大户运营问题、最大播种作物的放水问题和村干部找来的取水许可证。问卷详细询问了村干部种植大户总面积、主要作物浇地时放水速度和放水水深，部分问题村干部无法直接作答，后来帮着找出了水权证等材料

调研填报一整天需要盯着屏幕，听着线上讲解，对注意力是一种很大的挑战。作为支队队长，我偶尔会加一点“小动作”。早晨去买点水果零食添进早餐；晚上则请调研员把白天理解的内容讲给我听。彼此之间多一点真切，少一点疏离，能让困难的时光也能熬熬过去。

两天线上培训过去，8月11号，终于迎来第一次下村模拟调研。宁夏三个分队上午齐聚在联星村，与提前约好的农户做对话，一切配合的较顺利，美中不足的是，联星村不大，部分调研员没有分配到农户。下午的安排起先悬而未决⁵，几经波折，我们最终打了黑车去了一个叫兰心村的地方，好让剩下的调研员都练习一遍。以下是我的一段记录。

.....11号是第一次真正的模拟调研。我们打了车，前往第一个村子。车行驶在平坦的乡道上，窗外是西北旷野的典型景象：无垠的黄土地，点缀着几处低矮的平房。我脑海中预演着入村的经典画面：或许是羊群拦路的田园场景，或许是农户抽不开身，不得不深入农户家中、或踩着田埂访谈的接地气体验。

但现实画风是，调研村口没有羊群，入户探访也无必要，我所处的空间是空旷的会议室，背景音里没有田地里的吆喝，也没有拖拉机的轰鸣——这些“田野”的符号，一个都没有出现。

农户们被集中请到了村委会的会议室，迎接他们的是一台台平板和使用平板的人。这样的调研，或多或少有点高效而疏离。调研室里，充斥着你一句我一句：“您家多少亩？”“10亩。”“用水一亩多少？”“不清楚。”“补贴收到了吗？”.....直到声音开始混杂、叠加，

⁵ 后来我从前站得知，下午的混乱缘于公函的延误。原本应由厅里下发的公函，没有走正式流程，而是私下转给县里。加之恰逢周末，县里未将此事放在突出位置，农户联系就搁浅了。中午时分仍无下文，总领队提出两个方案：要么绕过公函，直接联系水务公司，让农户到公司来；要么请县里领导用熟人关系，临时联系村子。前者并不合适，后者也进展缓慢。我们只好在一家农家乐用餐等待。

这天的另一变动来自总领队。他根据宁夏农村情况临时决定，不再通过县里去要大户，而是直接由村里联系，只把县里的大户名单作为补足方案。这样的调整有其合理性：宁夏村庄确实有不少大户，直接找更高效。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难题——村前站的工作量陡然加倍，而县前站的任务减轻；同时，大户不一定愿意给足村里面子，他们忙碌、务实，不见得愿意耐心回答接近一个半小时，可能早早离开。

这两段插曲像一场微缩的基层社会课，走丢的请示公函、调整的田野方案，都源于当地不太一样的社会和政治系统，也最终改变每个调研员的动线。调研不像理想那样直线进行，充满了现实的岔路。。

最终变成一片难以分辨的嗡嗡声。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置身于一台庞大而高效的数据采集机器之中。似乎调研员是操作员，农户是零部件，而那间宽敞明亮的村委会大楼，则是运转这台机器的厂房。

它是那么规范、流畅，却也在我和真实的土地之间，巧妙地插入了一层玻璃隔板，一方面保护了板子这头的我，另一方面却失掉了那头的温度和毛边。

集中式问卷的快速和高效，背后有一种无力感，而模拟培训的变化与不明确，加深了这种感觉，甚至慢慢发展处一丝麻木和怀疑，它们蚕食着调研工作者的热情。

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和舍友俊杰聊起这种无力感，他直言不讳地问：“你觉得这数据真的有用吗？不如我导师研究点增产技术实在，他做的农作物间作的最优组合的工作，实打实地给农民带来了好处。”我无法反驳他，只能苦笑。是的，问卷远不能抓住所有真相，只能稚嫩、模糊地描绘出这篇黄土地的其中一个维度的轮廓——水资源、水制度如何与农户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惟愿这场调研是一个成功的引子，能引导着未来更多的目光投向这块被忽视的地方。

碎片三：实地调研

8月12号到16号，我和宁夏三队规划好行程，全身心投入到实地调研中。我下面简单记录了几段调研片段。其中，入户调研，使我得以更原始的调研模式，深入到农户的生活中去；对裁缝大户的访谈，让我体会到农户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与村干部交流，或许不是最高效的，却展示了我高速运转的基层治理节奏。



第一张图是广武村村委会⁶。平房和钟楼相结合的方式使得村委会既与其他农户建筑相和谐，又能从中凸显出来。调研的其余村庄也是类似建筑风格。第二张图是每天调研结束与同伴散步的湖之一，青龙湖⁷。第三张图是左旗村门前的喷灌设施一起开动的情景。喷灌设施，例如微喷，是当地玉米和经济作物增产的重要方式，设施的水源既是地下水，也可以是地表水（黄河水）。第四张图是宁夏三队在村委会会议室调研种植大户和种植小户的场景。

入户调研

.....8月12号上午，我意外地获得了成为唯一一个“入户”调研机会。

⁶ 广武村本不在我们访问调查的名单中，原调研村庄大户数量不够，县里协调了广武村作为补充的大户调研村，我们在这里每人做了两个问卷，从下午四点一直到晚上七点半

⁷ 另一个散步的湖就是前文所提到如意湖

有一位小户因家中有事操劳，不便到村委会来。于是我拿起平板电脑，独自一人迈出那间嘈杂的会议室，大步走向村委会斜对面他的家。那一刻，我从一个数据采集员，变回了一个拜访者。

刚准备敲门，师傅的吆喝从身后传来——他正蹲在院子里，埋头修理一台我叫不上名字的农机器具，身后散乱地堆放着家庭的杂物，那是他之后要整理的东西。我的到来打断了他的工作，他抬起头，用打湿了的毛巾擦了把汗，脸上没有被打扰的不耐，只是一种平静的打量。

在门前的院子，调研就在这样一种“有一句没一句”的节奏中进行。他手里的活儿没完全停下，偶尔起身找工具，对话就断断续续地飘在早晨的空气里。我得知，他家有四口人，除了老伴还带有一儿一女，他在村里和县城都盖了房子。“都是给孩子准备的。”他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和修理机器一样自然的事。但当我问及田地用水的问题时，他时不时露出了茫然。“记不清喽...这个我哪里知道。”关于土地的故事，对于这位农户来说可能更多是实际操作的经验，而不是数字。问卷的最后涉及几个电子产品的使用确认，他摆摆手，表示弄不来。是他的妻子闻声从屋里出来，放下手中正在整理的杂物，接过他的手机，凑近了屏幕，仔细地、略显生疏地替他老伴操作完成。

尽管数据有很多填不上的内容，也和其他村委会采集的数据没有什么区别，但我对这样一份采集经历印象深刻。遗憾的是，这份独一无二的入户资料，最终因为平板电脑的故障而消失了。它没能变成任何一个可供分析的数据点。

但或许，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遗失。它摆脱了冰冷的数据库，以一种更永恒的方式，留在我记忆里——那天院子的杂乱，工具的声响，以及我坐在沙石地上匆匆整理的、沉甸甸的农村生活。

裁缝大户

在青铜峡市的邵岗村，我遇到了一位很特别的外来大户——金师傅。

金师傅是浙江温州人，爱人来自哈尔滨。问起怎么会千里迢迢到宁夏包地种田，他咧

嘴一笑，没说话。我想，那根命运的线，大概是裁缝手艺吧——他们俩都曾以此为生。原来，他的生活被清晰地劈成两半：每年三月到九月，他是宁夏田间地头的大户，管理着七十亩地；农闲时节，他和妻子则重操旧业，变回那个飞针走线的裁缝。他坦言，种地的收入远不如做裁缝，甚至不到三成。

这片土地对他而言，似乎有比金钱更大的引力。最近六七年，他的地越包越多，从开始的二三十亩，到现在的七十亩，甚至买了喷灌设备，做起了香芹种植生意。他笑着说这生意其实不咋赚钱，尤其是价格低的时候还贴钱进去，但紧接着，又说：“不过我养活了十几个捡菜的（农工）呢。”与我交流过程中，他也曾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妻子的眼睛近两年不太好，看不清楚了，地里有时候能帮衬一下，裁缝工作现在主要靠我一个人。”这个很普通的事实，却结实地在心里砸了一下。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问卷上那些关于收入、成本、亩产的数字问题，在他丰富、坚韧甚至带有某种侠气的人生面前，显得如此单薄和仓促。他忙着应付土地和生计的两头，我的问卷，或许只是他忙碌日子里一个需要快速处理的小插曲。

问村干部

与农户的访谈还能捕捉到一些专注的时刻，但与村干部，有时相当碎片化。

我记得，我与一队副队长模拟访谈一位村会计。我们刚在会议室坐下，问卷才问几个，他的手机就先响了。挂断电话，还没解释清楚下一个问题，门口就探进一个脑袋，喊着“老王，取证明文件的人到了！”。我们的访谈，就在这不断的中断与重启中，慢慢地推进。

他像三头六臂一般切换⁸，在政策、村民、和我们这些“上面来的”调研员之间快速切换。他嘴里答着我们的问题，眼睛却不时瞟向窗外，心里显然还装着下一件待办的事。

问卷里那些逻辑严密、层层递进的问题，在这种现实面前，显得有些“理想化”了。我们最终或许并没有拿到一份“完美”的答卷，但我却亲眼目睹了任何问卷都无法承载的真相：中国基层治理的日常，常常在这样的忙碌、琐碎下运行。

⁸ 像一个同时处理多线程任务的 GPU

碎片四：旅途纪行——城、山、沙的剪影

连续五天的入户访谈和数据填报，让神经紧绷如弦。所幸，团队在第五天傍晚迎来了短暂的休整。一天一夜的时间里，青铜峡街市漫步、贺兰山西麓远足、戈壁滩观景、奇石赏玩、古城游历、西行“取沙”，为我还原了一副更完整的、更真实的黄土地风景。

青铜峡街市

车轮碾过村道，驶入青铜峡市区，来到步行街北口。只见两旁房屋不高，普遍三、四层，显得敦实朴素。摊主多是回民，男子带着白帽，妇女裹着各色头巾，在摊位或静守着或吆喝着叫卖。北门口一带，玉米、板栗、羊肉、枸杞与色泽鲜艳的瓜果占据主流；往里走，也开始出现衣裳、香料、帽子和日用杂货的摊子。队员们三两散入人流，偶尔驻足问价，笑语中试着砍下几块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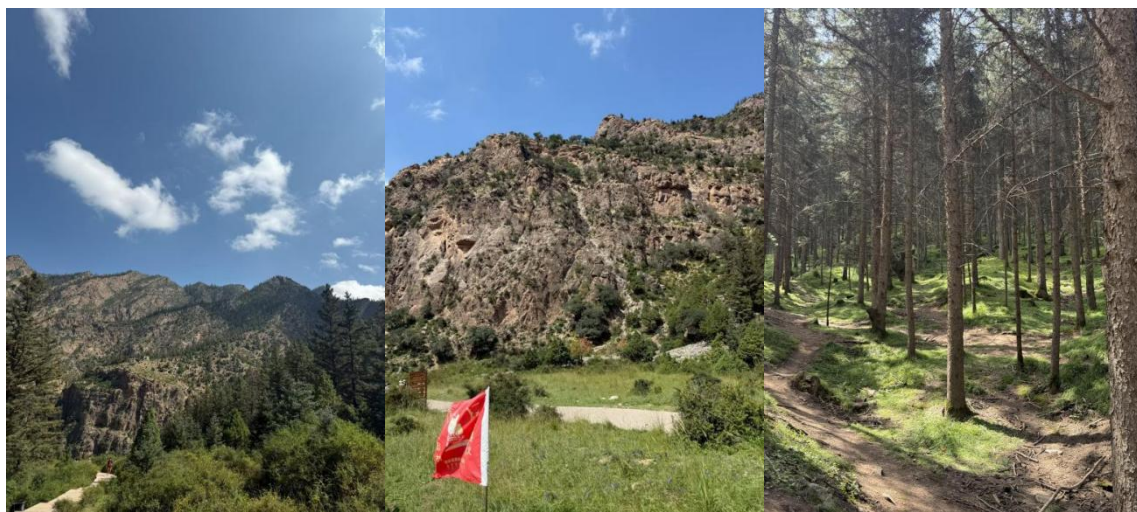
市集固然喧闹，可一旦向西走出这片区域，步入影院前空旷的广场，一切又回归冷清。突然意识到，在这里的繁华从未远离土地：轻工业制品和农副产品的琳琅满目，每一样都指着农业的殷实与自足。



贺兰山西麓

次日，驱车前往贺兰山西麓。车辆先穿越一片碎石草原，再换乘景区大巴，迂回山路至登山步道起点。步道盘曲但不算陡峭，沿途有奇验兀立、疏木倔生，石栏与石凳散布其间。行至牦牛塘——山腰平缓地带，游人停步合影。此处，人与自然之互敬可感可知：人铺修步道、植树防火、谨防污染，而自然则以清风、绿荫和无边的开阔回馈行者。

贺兰山不仅庇护着游人，也庇护着山脉以东的农户，其巍峨山体⁹阻断了西来风沙，使得东麓平原得以发展灌溉农业；山中林草也能涵养水源，为农牧生产稳定气候



⁹ 贺兰山高达 3500 米

戈壁与臭蒿

下山后，小车驶过一片戈壁¹⁰，偶遇牧牛群，停车驻足观赏。队员以饼子就西瓜作午餐。四望皆是无尽的土黄色，被道路延伸，直至天际。

水分在这里弥足珍贵，然而两侧臭蒿¹¹丛生。忽然想起朴树那句歌词，“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明天已在眼前，风吹过的，路依然远...”宁蒙地区的人们世代倚重农牧，丰沛优质的水源往往决定着一年的收成和幸福，正因如此，防治沙化、守护绿意，成为了生活于此的人们的坚持。



¹⁰ 学术上更接近荒漠草原。

¹¹ 一种戈壁荒漠的典型植物，耐寒耐贫瘠，牲畜一般不食用。

奇石和古城博览

奇石博物馆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石艺作品：手串、假山、神像、石雕菜肴，不一而足；馆对面的奇石市集上，各类奇石与矿物标本也井然排列，静待品鉴。此地，位于干旱与半干旱的过渡地带，风沙频繁，昼夜温差显著，自然之力塑造了千姿百态的岩石，人们在此基础上采撷、打磨、创作，作为一种黄土家园的精神寄托。

定远古城巍然矗立，其城墙或许见证了无数边塞风云和历史壮烈；而城内，定远营古建筑的中翘角飞檐、图腾兽像、经幡长柱相映成趣，诉说着着汉、蒙民族与藏传佛教文化在此地的交融。



西行“取沙”

乘车一路向西，犹如翻开一册生动的地理教科书，地带性分异规律在窗外层层铺开。起初，窗外是石块散步的砂石草原；远一些，偶见绿洲般的湿地和水塘；随后，地面开始泛白，大片盐碱地裸露于烈日下，仅有耐盐植物稀疏几许；再往西，大地化为土黄的戈壁，偶有觅食的骆驼；最终，取代一切的是连绵不绝的荒漠和沙丘——寂静下藏着自然威严。

在这片自然景观的渐变中，骆驼，作为沙漠行者最后登场。它们耐旱、沉默，却与当地建立起默契的合作。牧人常将它们放在沙海之中，任其觅食数日，而最后骆驼仍能寻迹返回。正是这些被誉为“沙漠之舟”的生灵，才使得穿越沙海成了可能。骆驼也成了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见证。



一天的游历倏忽而过，窗外的风景再次回归于熟悉的村落。我们带回了天地之间的开阔心境，也携回对宁夏更立体、更真切感知。这些旷野与历史沉淀，为理解这片土地打了注脚，也使我们以更沉静、更清晰的目光，重新投入到对数据的整理和思考中去。

碎片五：调研故事

在数据的整理的间隙，队员们分享许多调研故事，帮助拼出更完整的乡村图景。这些故事与对话，来自大户、小户，也来自村干部和走过许多地方的调研人。

王爷爷，沃沙村的小户

王爷爷七十多岁，与老伴相守 in 沃沙村，种着 0.88 亩地，儿女不在身边，家里没有手机，表格上的“联系电话”一栏只能写邻居的号码。

他对土地的情况非常清楚。种子播了多少，化肥施了几斤，一年浇几次水，全都门清。他们夫妻不用机器，二个人，四只手，把地耕下来。调研员为王爷爷发误工费补贴的时候，他笑得特别开心，于是拍照留念。

但是问题也不全都顺利。当问到关于“社会信用”的问题时，比如“是否因用水与人发生过冲突”“村子村民是否和睦”“村里看病借钱是否容易”问题时，他沉默了很久，最后一一给出几乎完美的答案：没有冲突，村里很和睦，借钱也方便。



事实上，在小户当中，这种“整齐回答”并不少见。这种完美的表象，也许是他们面对陌生的外界时候，最习惯也最安全的盾牌。

王书记，技术和制度型大户

在第四个还是第五个村，我们遇见了王书记。他既是村干部，又是当地的大户。与许多靠体力经营的农户不同，王书记是把农业技术用细节里：玉米亩产高达 2200 斤，靠的是滴灌和进口缓释肥料——那种肥料在植物生长周期里缓慢释放营养。

他对病灾也格外细心。那一年玉米遇上灾情，他提前搭建了大棚，把最容易受灾的一

片保护下来。收获时，没卖出去的玉米也被他想办法晾晒保存，“怕坏了，不敢随便堆着。”

问卷中有道少有人答对的问题：“作物如果没受灾，政府的农业保险补贴金能否退回？”大多数农户否认或者含糊其辞，王书记却很肯定：“能退。”调研者愣了一下，才意识到他不仅会种地，更懂政策、懂规则，懂得配合的村干部。

与我调研访谈的金师傅相比，王书记代表的是另一类大户：技术型、制度型，把农业做得规范、精准，甚至带着示范意味。

村干部与同伴的启发

在访谈中，几位村干部都反复提及国家的用水调度。他们说，农户即使想多打井、多抽水，也终究受政策约束。“许多农户想种更高产更值钱的作物，但（被允许的）地下水量不够。”但他们仍如实上报数据，在国家“一盘棋”的策略中，为农业和生态的平衡提供数字依据。

这段话让我想了很多。后来，与调研经验丰富的杜同学的交流时，他提醒我：不必要求调研即刻产生意义。眼前看，个别农户拿到一点误工补贴；长远看，真正的价值会在这些数字、故事沉淀后才会浮现。前路注定曲折，水资源只是一个起点。如何理解农户与水资源、水制度的交织命运，如何让“先富起来的农户”把经验传下去，如何把科学的做法转化为稳妥的政策，才是这类调研更深的意图。

村干部的制度视野与同伴的分享，在某种程度上交汇：他们都让我理解，调研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支点。一头连着农户的具体的生机，另一头，系着更广阔、长期的未来。

调研总结

十天过去了，我依然无法向舍友俊杰笃定地说清这次水资源调研的“意义”。我们带回的数据，或许将成为某篇论文里一行光洁的数字、嵌入某个精密的模型的一环，甚至在理想情况下，推动政策的微调——但这些，都远不及一个完整的答案。

那位修农机的老汉、一股子侠气的金师傅、电话接不完的村干部...他们不是“三农”话题下调研的背景板，而是坚韧的、具体的存在。水资源之于他们，正如雨水之于臭蒿，向来珍贵，却不时匮乏。

这片土地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真实的画卷：黄土高原的农村是如何取水用水，农村的生活如何被水流牵动，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站着怎样生动的人。我也第一次触碰到那道现实的缝隙——田野和行政之间、政策与生活之间的，始终存在的未弥合的距离。

它同样提醒着我这样一个习惯高效与冷酷的数据处理的人：调研从来不只是平静提取信息，而是短暂踏入他人的天地，用心倾听他们的声音，感知其生活的模式和规律，再将其谨慎地转译为数据。

或许多年以后，当我再想起宁夏，脑海中最先浮现的不会是表格中被归档的数字，而是渠水、风沙、古城，和那些年轻而真诚的对话。

附录：日程、行程、总结与其他对话

日程表

日期	当日主要工作与活动内容	地点/备注
8.8 (四)	团队抵达与安置	早上，火车抵达银川，入住贺兰锦华酒店，随后是二十人中型聚餐。下午，在贺兰如意湖公园慢跑观光，晚上是四十人跨队晚餐。
8.9 (五)	集中培训	白天问卷填培训。晚上与同伴漫步湖道。
8.10 (六)	集中培训	白天继续培训。晚上与同伴漫步湖道。
8.11 (日)	金贵模拟演练	上午前往金贵联星村，中午跨队聚餐并联系水务公司，下午前往兰心村进行模拟演练。晚上宁夏三队分两支各自聚餐。随后与同伴漫步湖道。
8.12 (一)	金贵正式调研	金贵镇实战调研。上午前往红星村调研，下午前往通义村调研。
8.13 (二)	调研收尾与转场	金贵镇收尾调研。上午继续在通义村调研，下午乘车转场至吴忠市区橙子酒店住宿。
8.14 (三)	大坝镇调研	白天完成三个村调研（刘庙、大坝、沙庙）。晚上与同伴漫步湖道。
8.15 (四)	青铜峡镇调研	白天完成三个村调研（沃沙、草河、余桥）。晚上与同伴漫步湖道。
8.16 (五)	立岗镇调研	白天完成最后两个村（邵岗村、二旗村）。傍晚与同伴游当地市集。晚上为学生答疑题目。
8.17 (六)	自由活动	游贺兰山与巴彦浩特，与三位小伙伴前往贺兰山、月亮湖附近沙漠、奇石博物馆、定远古

		城。
8.18 (日)	数据整理	上午，全队体验吴忠早茶作为调研总结欢聚，结束时拍照留念。中午为学生上考试前最后一节数学统计课。下午至晚上进行调研数据的自查、互查与最终整理。
8.19 (一)	调研收尾与返 程	上午，确认最终数据，告别队员，回收所有调研设备与资料。下午，参观银川飞机场文创。晚上，启程返回北京，途中飞机遇雷雨气流。

与友人对话

以下是调研期间与几位同伴的闲谈与思索，并非正式调研记录，却映照出青年人的选择与困惑。

俊杰-青年择业

舍友俊杰曾问我，像是在问自己，大四以后该怎么选择道路。他还有三四个月就要面临一个重大转折，是考研呢，还是考公务员、做别的行业呢？在当地没有特别好的市场就业途径，许多室友都选择了考研。

我也是随大流如此建议，但是作为一个已经上岸的人，说话或许显得不腰疼。研究生在林业行业的地位，是我不曾真正了解过的。

后来在杜局的引导下，最后呢，他选择了“考工”和“考研”两手抓的路径。做事从不留退路的我，对此感到十分震惊。

发哥-青年择业

发哥曾经给我讲过他家里的经济情况。虽然他是个男孩，但是爸爸妈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扶哥魔”倾向。家里因为哥哥的选择，背上了很重的负担。未来的经济压力，比常规家庭要大很多。他说他想找一个快速赚钱的项目，但又舍不得离开宁夏。

我帮忙问他，为什么舍不得离开宁夏到更发达地区赚钱的时候，他叹了口气，说自己或许竞争不过那些教育资源更充足的人。自己目光短浅，没有很多强力的技能，或许在自由市场中竞争得很惨。

但我对他的说法持保留意见。我仍然推荐他去外面的地方看一看。宁夏是一个政策影响非常深刻的地方，这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发生过一些事情，这里的企业放不开手脚，用人机会也不多，最后大家都只能走向相同的赛道。

杜局-政治理想

杜局第一次见我，就与我谈论政治理想。他认为应当回到毛主席那个时代。现在“走资”太严重，中国资本外流，中国的国际化正在损害和削弱中国传统优秀部分的保留，也不利于长期发展。我作为一个浙江人，自然是被他批评的对象。但我并未反驳。我对他说，中国在实用主义的这条道路上发展得很好。不应当想得那么理想和遥远，现在更要紧的是“先富带动后富”和缩小收入差距，而不是去控制那些取得优势的人。

性与性别教育

杜局总是用一种非常保守的观念来看待人类社会的两种生理性别。他把女性称为“形式主义的典范”，把男性称为“逻辑主义的典范”。这种二元论，他提过两三次。

我严肃地反对这种观点。因为本来就是同一种物种，性别分工和社会化分工，已经对双方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男子气概、女性气质这些标签化的东西，在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不适用。尽管它们还是有助于我们区分性别的某些优势，但我们不应当把人标签化。

我们某个晚上也讨论了性教育的必要性。虽然这些内容对他们来说比较前卫，但我觉得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性教育已经必不可少。如何发展合适的两性关系，如何在相处过程中打破旧的认知，把两性的关系去工具化¹²，我们聊了

¹² 去工具化是指不以工具目的来唯一定义和运转。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是相对概念。比如，一场考试如果引导人掌握更多技能，那么

很多。

社会文化

杜局曾高度赞扬浙江的拼搏文化，总是强调发挥自己的特长去做想做的事情。我把这归因于浙江对人的才能得不拘一格的发挥，我举了江浙沪很多美妆博主是男性，也有很多女性当老板。

但是当我让他谈谈自己未来的抱负和主张时，他又回归山东。他觉得自己身在山东，就必须回归山东，不应该有对其他文化的拥抱，应当做一个踏踏实实、符合山东社会文化期待的汉子。

我部分赞同山东尊老爱幼的习俗，被杜局演绎得淋漓尽致，但也要看到山东某些社会文化的问题，比如女德班，比如一些“男子气概”的论述，其实是对人的错误规范。

学业晋升

杜局讲了自己学业晋升的过程，尤其是考研的经历，他说得像一个相声段子，讲到自己复试英语的窘迫场景，如何被短板所绊倒。

他第一次见我，就讲了自己对学术晋升之路的惋惜，如何被数学短板拖累。虽然这些东西和他以后的学术生涯没什么关系，但他还是很自豪于自己后来选择修读法学双学位，并攻读第二个法学学位来为法务考试准备，作为敲门砖。他介绍到自己朋友、舍友来自各大知名高校的时候，那种对自己规划的笃定与欣喜，从眼神里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

我觉得他这种成熟的规划，超前的想法，与他长期的阅读、对历史的酷爱不无关系。

就发挥了其内在价值（当然也有工具价值），但如果只是在筛选那就只是停留在工具价值上。

青年回忆

杜局还讲了自己青年时期对权力和关系的理解与使用，本质上就是看透权力这张网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他被辅导员捉弄、穿小鞋，取消了班长任命的时候，就通过对权力结构的认识，以合适方法找到辅导员上级来解决问题。

杜局年轻的时候是个白净的小伙，不像现在皮肤已经黝黑。但他当年参加主持人大赛、诗词比赛，以及各种综合性的主持比赛的经验，依然体现在他平时的说话里，他的声音可以连续转很久，同时很有中气。杜局还与我分享了自己的诗歌，感叹人工智能是一位知己，能读懂他的革命诗的内涵。

昱宁-学业晋升

昱宁同学本是我的领导，这个队长原本是由她担任的。好巧不巧，因为暑期课程的缘故，她把身份交给了我。从这一开始，我就感受到了直博紧凑学业带来的压力。

昱宁同学曾经跟我讲过自己的学业晋升。她非常偏艺术，从小拥有文学和舞蹈的特长，但遗憾没有录取到非常理想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原先的某些计划和想法。

我觉得这是非常务实的做法。因为每个人的可塑性都很强，很多时候打开事业局面和坚持一条路走下去，是相互矛盾的。希望她以后的工作，也能延展到她曾经偏爱但未曾追求的领域。

学术规划

昱宁同学曾经也给我们讲过她的学术规划。他在学业中一步步努力，最终有

了好的结果。她现在在我家乡的一所好学校读博士，准确来说，是在做博士工作。

她在和我交谈学术的时候，给我的建议是：把老师当作合作者来看待，去多争取学术界的接触，而不是自己偏安一隅。或许应该打开视野，去接触陌生的东西，和别人在学术共同体中合作，这才是我这个学术小白该做的。

童年回忆

昱宁同学还和我们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也深深根植于她年轻的奇幻经历和记忆。

是关于小时候他们一群人结伴旅游时，突起大雾，遭遇“走蛟拦路”的场景。具体是什么？是新物种，还是幻觉，还是梦境？她的描述非常逼真。或许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超越科学以外的奇幻经历和解释。